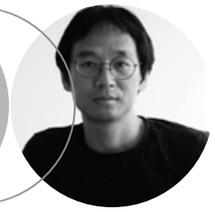
建筑师，



周凌 ZHOU LING

RCHITECT

为乡村公共性重建提供一种样本

WEI XIANGCUN GONGGONGXING CHONGJIAN TIGONG YIZHONG YANGBEN

文字统筹_刘珺（本刊记者）

周凌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博士毕业，南大设计院周凌工作室主持建筑师；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建筑系副主任。中国建筑学会地区建筑专委会委员，江苏省乡村规划建设研究会理事，江苏省城乡规划专家库成员。曾获得“中国青年建筑师奖”“中国建筑设计奖（建筑创作）金奖”“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”“江苏省城乡勘察设计奖一等奖”“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一等奖”等国家、省部级建筑设计类奖项11项，国家、省、校级教育类奖项9项。出版专著3部，发表学术论文和作品50余篇次，完成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项目20余项。

_ 南京桦墅村村口建筑项目。

因为南京大学教授的本职工作，周凌更多被看作是一位并不多言的“思考者”，思考很多关于城市和乡村的问题。和那些有着乡村情结的建筑师不同，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周凌几乎没有乡村经验，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乡村建设。在周凌看来，如果说城市里因为分工细致和制度严密而丧失了人情味，那么在以宅基地为单位的乡村，生活尚且能够和房子融合。在城市，最讽刺的是，造房子的建筑师面对的甲方恰恰不是那个以后要住在房子里的人。这么看来，乡村建设无疑生动得多，因为建筑师造的这房子就是给村民住的，而这些村民，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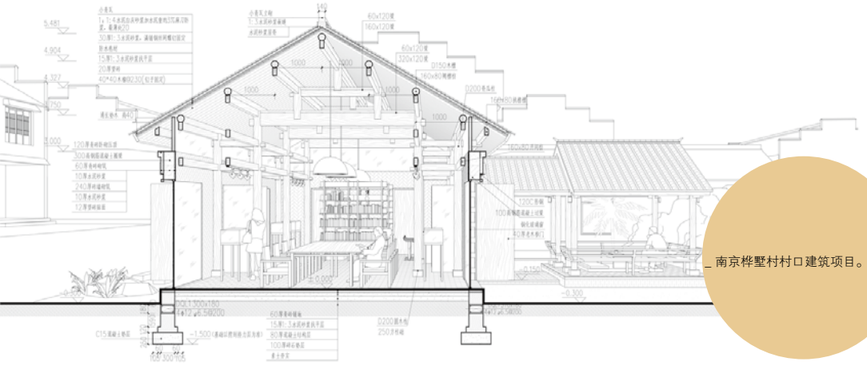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2012年，周凌就接受了朱胜萱——“伴城伴乡”城乡互动发展促进中心发起人的邀请，携手东联设计集团、清境（上海）团队在莫干山对庾村文创园萱草书屋以及南路村村公所周边60亩农田进行了改造，复苏山间记忆。在庾村文创园与原舍二期中，周凌和他的团队描绘了可能的场景：到

村公所与村民互动闲谈，进场里观看都市中罕见的乡间工艺，而60亩农田带来的则是无穷无尽的农耕体验、品茶摘果、射箭野炊。

相较莫干山这类与蚕种厂、乡土工业打交道，偏向于大尺度的项目，周凌后面所接的南京桦墅村村口建筑项目，则是在南京民居上做文章，属于小尺度项目，而在地理位置上则更偏向于“伴城伴乡”——说它近，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开车只要50分钟；说它远，大多数南京市民也许不知道桦墅村这个地方。

费孝通先生曾给村庄下过一个定义：“村庄是一个社区，其特征是，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，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一段距离，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生活活动组成的群体，具有特定的名称，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生活单位。”

而在周凌看来，乡村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世界，传统意义里的乡村传达的就是一种场所精神，村民以家族为单位，建家庙和祠堂，作为农民的精神文化空间，更是乡村日常的生活空间——在没有盛大节日仪式举行



_ 南京桦墅村村口建筑项目。

的时候，更多的是中年妇女打毛线，小学生聚拢在一起写作业。周凌所要做的，就是重建一个具有社区感、让居民自豪的中心。在桦墅村村口建筑项目上，周凌的方案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乡村的“村口”空间，把村口一栋老房子改造成公共活动的空间场所，希望用一些传统的布局法和工法完成对村口传统的重建，重新塑造村口的公共性，把村口空间重建作为乡村文化生活重建的一个部分。

原村口建筑是一间一层的普通三开间房屋，面宽11米，进深7 米。设计按照宅基地原址重建这个房子，并在外侧结合村口景观广场和大树，加建一个6×4.8米的公共性廊子供村民和过往游人休息交流。屋架采取中国传统的木构做法，希望尽量使其形式能回溯传统地方性格，体现江南本土的建造体系。设计参考了皖南和婺源乡村的一些公共建筑形式，如路亭、廊桥等，这些乡村建筑类型是过去江南乡村曾经普遍存在的，只不过在皖南和婺源这些地方，因交通不便等原因，这些乡村建筑被保留了下来，基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江南乡村过去普遍样子。样式选择之后，进行了少量现代设计的改进，让结构更加合理。室外的廊子延伸到室内，室内外部分结构是一致的。如今该村口建筑已落实南京当地的经营者进驻，平日里进行传统农产品的展示与售卖，周末时结合村口的景观广场成为村民和游客买卖物品的乡村集市。

通过对南京桦墅村村口建筑进行更新改造，探索针对新旧混杂的城郊普通乡村的建筑改造模式，周凌为乡村公共性的重建与“反向修复”提供了一种样本。